

18.02

茶陵文史

第四輯

89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茶陵县委员会

44255/33

茶陵文史

第四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茶陵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一九八九年七月

审 定 尹施瑛
编 辑 刘道儒 谭开元 吴 昆 段敬之
校 对 谭开元 吴 昆
封面设计 徐济春
书名题字 刘道儒

茶 陵 文 史

第 四 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茶陵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

茶陵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 2 开本 165000字

印数1000册 湘株文内准(1989)13号

前 言

《茶陵文史》第四辑在县委、县人民政府的重视与支持下，通过文史工作者的积极努力，现在同广大读者见面了。

这一辑，按照株洲市政协1988年文史工作会议精神，从征集110篇、计35万字的各种文史资料中作了精密的选择。全书编进的文章共计46篇，17万余字。辟有“建国剪影”、“艺苑折枝”、“教育史光”、“工农史话”、“民俗风情”、“旧闻钩沉”等六个栏目，重点突出了文化、教育、农工史料方面的内容。由于多种原因，资料收集得还很不齐全。

我们在征集、整理第四辑文史资料的过程中，得到了县委党史办、县人民政府县志办的积极支持，同时还得到了省内外齐新、江清、张海琛、李升平等同志的大力帮助，在此，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。

在编排付印方面，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，敬请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意见。

——编 者

目 录

建国剪影

- 我随罗楚书起又追忆……………谭物宝（1）
茶陵支前委员会……………韩柏林（13）
解放初期茶陵民主建政概略……………彭立德（17）
在霞东、长乐反霸斗争的回忆……………江 清（24）
茶陵文工团……………李文明（33）
忆衡阳专区人民医院茶陵分院……………戴济泉（43）

艺苑折枝

- 简介明嘉靖版《茶陵州志》……………尹德元（49）
茶陵的古文化遗址……………刘振祥（57）
茶陵民教馆始末……………颜秋华（59）
茶陵藏书事业述略……………刘振祥（61）
云阳试馆史略及轮廓……………龙书化（64）
《开明日报》在茶陵……………周道平（69）
茶陵地方楹联佳作数则……………龙书化（74）
茶陵民间歌舞琐谈……………刘振祥（81）
峰仙的《惟堂戏》……………颜秋华（89）
秩堂地区民间武术一瞥……………刘俭生（92）

教育史光

- 我接办首善镇中心学校的回忆……………吴 昆(96)
- 大革命时期的汇文中学……………文 哲(119)
- 我对汇文中学的点滴回忆……………谭学智(124)
- 湖南第二保育院在茶陵……………齐 新(128)
- 兴学育才的先导
- 茶陵私立甲种师范讲习所……………刘铁僧(135)
- 办在茶陵的联立简师……………周培道 尹勤茂(141)
- 忆茶陵私立裕民职业学校……………刘铁僧(152)
- 教学生涯话育民……………谭叙伦(156)
- 回忆母校——湖南私立协均中学……………欧阳国文(173)
- 茶陵私立正本中学的创办过程……………邓虚生(177)
- 大革命时期茶陵的一所女子学校……………**谭 峨**(188)
- 洙云幼儿园的创办情况……………谭珊瑛(189)
- 我读二区高小的琐忆……………陈述祖(192)
- 洙云小学的创立经过……………龙书化(194)
- 学生时代趣闻追忆……………刘道儒(198)
- 省立二中“倒谭学潮”始末追记
- ……………张海琛 李升平(207)
- 汇文农校学潮亲历记……………杨祖保(216)
- 胡磊纵兵打省立二中始末……………天 健(223)

工农史话

- 茶陵农业耕作制度变革略述……彭立德 宁辰豪(228)
茶陵水稻品种的演变过程……彭立德 宁辰豪(232)
建国后茶陵的水利建设……彭立德 向仲茂(236)
茶陵木船航运业史话……周敬德(242)
茶陵潞水的销锅业……彭乃发(248)

民俗风情

- 略谈茶陵节日的民俗……刘振祥(259)
散居在茶陵边缘山区的“客家”
……范寿恺 罗敦福(266)

旧闻钩沉

- 昔日五常乡的帮会活动……尹勤茂 龙尚文(271)
记上三都一次宗派械斗……南 浦(277)
茶陵解放前夕的赌“标”风……颜复仁(282)
广东担盐的苦难……周伍乃(287)
一个少女的悲惨遭遇……龙尚文(291)

我随罗楚书起义追忆

· 谭物宝 ·

1949年7月下旬，罗楚书接任茶陵县长，奉令将县政府原设的民、财、教、建、军等五个科，缩併为三个科（民政与军事併为第一科，教育与建设併为第三科，财政列为第二科），发表我为第三科科长。其时，解放战争已进入决定性阶段，省政当局顺应民心，正在酝酿起义。本县籍人罗楚书，回县主政，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际。他得到湖南省主席程潜的面授机宜，于7月26日正式接印视事，而茶陵于8月15日就获得了和平解放。在为期仅仅二十来天的时间里，对以罗楚书县长为首率领全县军政人员起义的整个过程，我积极参与，身历其境。爰就经过情形，忆述于后。

1949年8月4日，省主席程潜与陈明仁将军在长沙通电起义，我县政府从无线电台接到了电报，知道长沙已经和平解放。可当时茶陵盘驻着大量的国民党广西部队。他们犹如惊弓之鸟，却又企图垂死挣扎。5日那天，他们派了约一个排的武装士兵，驻进了县政府的走廊。8日上午，广西部队的一位副军长，又带了一连兵包围县政府。他直找罗县长，强行要召集科长、秘书及各机关负责人开会。会上，这位副军长大唱反共滥调，并吹嘘他们广西部队的势力如何强大，

要“大家同心共力，军民团结，共同对敌”。他还命令我们县政府要加紧征集民伕，为他们催粮、运粮、运送军用物资和救护伤病员。最后他以恐吓的口气对我们说：“时下已经侦知，有些人暗中背叛，企图投靠共产党。现正在进一步清查，一经查出，决不客气。希望你们不要拿生命来玩火……。”临走时，他还傲慢地对罗楚书县长威胁说：“罗县长，我等等着你们的实际行动。”当恭送他出门之后，罗县长返回来朝大家吩咐：“今天，这位副军长的突然而来，听他的说话，看他的神色，我们面临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，大家要沉住气，对外不要声张，该做的还得应付，必须各守岗位，好自为之”。本来，我们这个刚组建的干部班子，为应付过境部队所需军粮、马干、柴草以及包括征集民伕在内的一些繁重任务，大多数人员已被派去下乡，还抽调了县属其他机关的一些人员。可过境部队一批接一批地前来坐催坐逼，乡保人员因怕完不成任务，只好躲避不见了。处于这一艰难的局面，广西部队倚仗其武力，蛮不讲理，有时竟肆无忌惮地骂人打人。我们日复一日地接受着屈辱，惶惶不可终日。

直到解放前一天的8月14日上午，罗楚书县长从艰险的现实中，认定局势的发展已面临关键时刻。他喊齐科、秘人员连同管卷员一起，在他办公室的后房进行紧急商谈。其时，县参议长陈寅早已在座。这是一次非正式性的会议，故既不签名，也不作记录。罗县长首先说：“省政府号召各县起义，而我们又处在广西部队的监视之下。现在战火已迫近眉睫，特请参议长商议对策，该怎么办？”此时，参议长陈寅接着说：“国民党垮台已成定局，我们要为全县老百姓着想，请县长拿定把握，我代表民意，坚决拥护你的决定。”

于是，罗楚书县长的态度更为明朗，他说：“眼下我们已经受到广西部队的监视，表面上不得不应付他们，必要时由我率领各机关人员及一部分县属武装跟着他们撤走；但我们最重要的是必须响应上级起义的号召。现在马上请黄管卷员把重要文件档案清检好，派人护送到湖口，并负责守管”。罗县长接着向我吩咐：“物宝（因我原是他的学生，他对我总是直呼其名的），由你负责，从你们科里指派两个人去。”随后又郑重嘱咐到场诸人必须“严守机密，不许外泄”。这次至关重要的密谈匆匆结束后，管卷员黄卓然很快就把档案清检成担，用皮箩装好，然后由我指派督学李美、办事员罗旭涛，并雇请了六名挑伕，于当天中午时分就向湖口出发了。临走时，我对李、罗叮嘱说：“你们要小心谨慎，妥慎保管，决不能损坏、丢失”。

14日下午，罗县长喊我到了他的办公室。他告诉我有个邮差从腰陂带来了人民解放军的字条，说人民解放军已经到达腰陂。罗县长要我暗地通知未下乡的同事随时准备集合。当我从县长办公室出来时，我发现驻守县政府内监视我们的那些武装士兵，神色紧张地也作好了束装待发的架式，而且在我们县政府的门卫旁加派了武装哨兵。我急忙忙找到同事们，一个个通了声息。大家匆促地提前吃了晚饭。这时，大约时近五点，乌云密布，天将大雨。那些凶神恶煞的士兵，大声吆喝，催我们县政府的人跟他们一起开拔。恰好罗县长从县政府对街的住房中跑了出来，随他身后一起走来的还有主任秘书谭家训、一科科长吴昆、自卫队总队长尹元熹、警察局长胡磊及“剿匪”副指挥唐巨源等人。罗县长走近县政府大门口，朝那些集在门口等候消息的各机关人员大声吩咐：

“大家把必带的档案文件赶快收拾好，七点钟赶到此地集合，跟随县政府连夜出城。警察队和自卫队全部武装，一个不落地要跟随县政府出发。”罗县长发出命令后，表情严肃，久久伫立在县政府的门前。我们几个助手也心情沉重地作随在他的身旁。天不凑巧，此时雨点犹如银箭射地似的落将下来。不一会，各机关人员还是冒雨陆续到达，在县政府门前排成了长队。陈寅参议长这时走来向罗县长打了个招呼，说他带了家眷提前先走了。监视我们的这排广西兵，这时也催我们赶快出发。罗县长找来各机关负责人一一进行了询问和清点。我们这支庞杂队伍，就这样夹在广西部队中向城外出发了。

当走到城外汽车站时，我们发觉广西部队都已朝马伏江方向退走，而押解我们的这排广西兵，这时也急慌慌地跑过了我们队伍的前头，飞快地朝前追赶。是时，我们的队伍在罗县长的领头下，却有意识地放慢了脚步，在乌云蔽空的夜色中冒雨前行。罗县长看到行进的队列，前面空了一个大档，于是在队前挨次传下话来，叫后面的人急步向前靠拢。我从后队跑近罗县长，罗县长告诉我说，他已派胡磊、谭家训、吴昆等三人带了一个警察中队绕道回城去了。这时，雨在继续下，我们慢吞吞地在云盘岭与头铺之间迂转了一阵。当察定前后并无广西部队时，罗县长才果断地命令队伍向左转，直朝云盘山下的涑水河畔走去。借着雷鸣电闪的亮光，大家急步走过了狮子桥，这时才算是彻底甩开了广西部队。当走近小车村时，风越大，雨越急。我匆忙中因忘记带雨具，遍身早已淋得透湿，科员彭卓才硬扯着我与他共伞。在黑漆雨夜的田间道上，泥泞路滑，步履艰难。但我们这支出

走的队伍，倒能互相照应，一路之上，未出任何问题。队伍到达了黄堂墟，雨虽然小了，但谁也不知道时间的早晏。为了远远甩开广西部队，罗县长还鼓励大家继续朝前走。这样，我们一直走到儒士坪——罗县长的老家，才就地安宿休息。罗县长喊醒他的二哥罗楚善帮忙，分头通知村邻，给机关人员和警察队、自卫队的官兵安顿宿地。各家还生了柴火，让大家烘烤湿衣。时乃农历七月中旬末，在冒雨赶路的紧张状态中，每个人虽能挺得住，但此刻都感到有些飏飏凉意。大家东一堆、西一堆地围火烘衣，互相闲谈着夤夜冒雨撤离县城的现实感受，议论着有关切身利益的时局大事，看样子谁也不想睡觉。我随罗县长在各家穿巡了一圈，便来到罗楚善家就寝。这天晚上，我思绪万千，老是睡不着，于是就着罗家的油灯光，掏出日记本，胡诌了一首无题小诗。时隔四十个春秋，今天却有幸找着了这个不显眼的小本本，看到了我当时心声的真实记录，的确另有一番情趣。我的所谓“诗”是这样写的：

清秋夜，虫唧唧，战火纷飞，
面临一片漆黑。
狂风怒吼，电闪雷鸣，
大雨倾泻，冲刷着神州大地。
但愿，一切污泥浊物，
一扫干净！

在这黎明前的黑夜里，
苦难的人们呀！
是忧患？是欢欣？

是沉睡？还是奋起？

别忘记，

曙光从东方射向人间，

是大自然永恒的必然规律。

啊！天快亮了！

阳光带着美好的现实，

就要来临，不！已经来临！

次日（8月15日）早晨，警察局长胡磊匆匆赶到。原来，他昨晚与谭家训、吴昆一起带领一个警察中队，从汽车站绕道回城，去执行罗县长预先部署的迎接解放军的任务。当得知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北门荒上时，他便连夜赶来报讯。他向罗县长汇报了留城人员已经派出代表去北门河边迎接解放军，城内秩序良好，未放一枪的简略情况，请罗县长准备回城。

这时，旭日东升，天气放晴。罗县长与大家交换了意见，考虑到他的老家所在地因无电话可通，决定先赶到黄洮乡公所的所在地鲧舫墟，以使用电话向县城直接联系。于是他立即下令，全部集合向鲧舫移动。儒士坪距鲧舫甚近，几十分钟便到达了目的地。县政府几个主管人员随罗县长在谭建吾家里歇足待命，并由我去乡公所向县城摇电话。我摇了很久，一直没有接上，大家甚感焦急。延到吃早饭的时候，胡磊的一位当地亲戚，跑来邀请我们去他家里吃早饭。大约十时左右，一名警察满头大汗地送来了留城人员的一封急信。罗县长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与大家共看。信是谭家训、吴昆两人署名合写给罗县长的。信中写明“解放军已经进城，进城时县城秩序很好，解放军对县政府派出代表迎接，

很是赞赏。并指示要请县长赶快回城”。罗县长比即环视了身边几个人，马上吩咐召集各机关负责人开会，并叫我选择一个僻静的场所。我建议去何蔚文（此人当过乡长）家的楼上为最好。我记得当天到何家楼上开会的有20多人。到会的有二科科长尹烈鸿，会报秘书陈华国，自卫总队长尹元熹，自卫队中队长林彬，“剿匪”副指挥唐巨源，警察局长胡磊、警察第二中队长欧阳杰，还有我和我科的科员彭卓才以及会计室、统计室、合作室、田粮处、税捐局、卫生院、司法处等负责人。罗县长首先把谭、吴的来信念读了一遍，接着说：“我们昨晚甩开了广西部队，算是平安脱险。留城人员今早已经将解放军迎进了县城，现在来信催我们回城。大家商量一下，该怎么办？”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目光注视着几位武职人员。当时我随即站起来第一个发言，说：“程潜主席、陈明仁将军通电各县起义，我们只有服从、响应。我早已听说解放军对起义的军政人员是宽大为怀的，规定愿留者留，不愿留者发路费回家。另外，国民党垮台已成定局，我们没有任何值得留恋的地方，只有立即回城才是唯一的出路。同时，这样做也是为全县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。”我刚说完，立即遭到了尹元熹的顶撞，他说：“共产党的宣传，我总有些不相信。象我们搞军事的人，共产党还会相信？回城去不等于送死吗？”尹的发言马上得到了他部下的中队长林彬的赞同。林说：“我同意我们总队长的看法，我们不能回城。”比时附和的还有唐巨源等人。看到这种情况，胡磊接着说话了，他说：“罗县长先作部署的时候，都与我们作过商量。现在事已至此，城内已接好了头，解放军已经进了城，我们不能错过机会，应该全部马上回城。”这

时，到会的人纷纷发言，多数人认为回城是上策。而罗县长其时一言不发地倾听着、思考着。

接近中午时分，我们敬足的谭建吾家，招待我们吃中饭。谭本人亲自跑到何蔚文家相邀。罗县长至此宣布暂时休会，叫大家饭后听候命令。在去谭家的路上，我尾随罗县长身后，低声对罗县长建议，请他果断地作出决定，因为绝大多数人还是拥护回城的。罗县长这时对我道出了内心的顾虑，他说：“我从东北被解放回来，对解放军的宽大政策早有了解；而且，我从省城回县接事前，程主席又面嘱我必须把握时机，顾全整个湖南全省的大局。起义我是坚定的，别无他路可走。今天的问题，主要是要把警察队和自卫队的两个武装中队掌握好，……”正说到这里，悄悄跟在身后的胡磊说：“县长不要顾虑，我会替你‘保镖’，他两人要走，让他们走。只要你坚定，队伍是拖不动的。因为这些队兵大都是本县人，有家有室，只要你下个命令，他们肯定会跟你走的。”

午饭后，我们在谭建吾家呆了很久。罗县长一直沉默不语，他正在深思熟虑。下午二时左右，谭、吴着人又给罗县长送来了第二封急信。罗县长拆阅之后，又交给大家轮流阅看。我记得信的大意是：奉解放军的命令，要在东门渡口搭浮桥，我们正在组织人马，请你必须立即回城，主持一切。同时务必把自卫队、警察队的全部武装人员带回县城。并请复示。这时，罗县长迅即写了回信，大意是两次来信阅悉，迎接解放军进城，很好！务必热情、妥善接补。我决定率领全体人员马上动身，如今晚赶不到，明早一定到达不误。罗县长把写好的信交来人带回去之后，立即叫我通知全部人员

整装集合，并令胡磊负责警戒。大家听说回城，很快就把队伍集合好了。罗县长站在队伍面前朝大家说：“今天早晨解放军已进入县城，留城的谭秘书等人与解放军接了头，不响一枪，不死一人，整个县城获得了和平解放，这是我们茶陵老百姓的大幸。现在解放军欢迎我们回城，我决定带领大家回去，请大家服从我的命令。随身所带的东西，各负各责，必须全部带回去，特别是武器、弹药，不能丢失。现在我宣布，马上动身赶路。”罗县长说完后，站在他身旁的尹元熹，指着 he 部下的中队长林彬带着央求的口气说：“报告县长，你是一县之主，你决定带大家回城，我绝不敢拦阻，这支自卫队由你全部带去。但我与林彬两人确实不敢冒险，打算暂时到坑口避风。我两人的手枪是防身的，恕不交出，请县长原谅！”罗县长听后沉默了片刻，旋乃答称：“好吧，我回城后再给你来信，我希望取得你的信赖。”队伍从舂陵开动时，尹、林两人还伫立目送了一程。

回城队伍由胡磊指挥，排定的次序仍是罗县长领头在前，自卫队的武装跟随在他的身后，县政府及各机关人员列在中间，胡磊率同的警察中队殿后。队伍直朝黄堂方向奔去。从舂陵启程的时候已是夕阳西下了，走到黄堂墟早已夜色朦胧。当时考虑距城还有十华里之遥，又是处于一种战乱的状态，罗县长先与几位主要人员交换意见，决定当晚止宿于黄堂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全部人员食宿在黄桃乡中心学校。

次日（8月16日）清早吃完早饭，我们在中心学校操场集合整队。罗县长又讲了话，他说：“我们回城，大家必须振作精神，队伍要整齐，不要拖拖拉拉，每个人的衣服要穿好，钮扣要扣好，一切听指挥，不准随便离队。”临走时又

调整了队列：政府人员跟随县长走在前头，其次是自卫队，最后是警察队。到达小车村时，作了短暂休息。当地村民围集道旁，用惊喜的眼光望着我们，也有邀请我们进屋喝茶水的，我们都谢绝了。继后开动时，由胡磊指挥按原行次序把队列排成二路纵队，直朝县城前进。当队伍走到下洲河边的大樟树下时，迎面碰上了主任秘书谭家训陪同一位解放军战士，直向我们的队伍走来。谭家训指着那位解放军战士向大家介绍说：“这位是解放军的余排长，奉派前来迎接大家回城。”罗县长主动趋前与余排长握手，队伍也就就地站住。我们跟在县长身后的几个人，也接着挨次与余排长握手致意，谭家训又一个一个给余排长作了介绍。余排长高兴地说：“你们贵县的留城人员，迎接我们解放军进城，为革命作了贡献，也为人民作了好事，我们解放军非常感谢。我代表解放军来欢迎罗县长和各位同志回城。今后我们都是一家人了。”他一边说一边鼓掌，我们这时也全都鼓起掌来。一阵掌声过后，罗县长陪同余排长领头走前，把队伍从下洲带回到县城。我们沿街看到的是一片安宁的气氛，到处贴有欢迎解放军的标语，街道两旁站满了居民，都面露喜悦之色，目迎我们的归来。

我们这支包括公务人员及武装队兵在内、为数约四百人的队伍，约在当天上午十一时回到了城内。谭家训商得罗县长同意，指定队伍在县政府的篮球场上集合（现今城内锅厂对面的原空坪），横排列队，等待解放军首长接见。不一会，解放军的一位首长来到球场，谭家训居中介绍，说是解放军的阙团长（茶陵随后成立军管会时的主任）。罗县长与他亲切握手时，阙团长对罗县长交谈了几句，罗县长就随即向